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457

文化认同视域下烧麦传说叙事的建构与重塑

王琦¹

(包头钢铁职业技术学院, 内蒙古, 包头, 014010)

摘要: 烧麦作为源于呼和浩特的特色美食, 已有几百年的发展历史, 时至今日, 烧麦不仅是一种食物, 更是传播内蒙古味道的一个饮食文化符号。在农牧交错的多民族地区发源的烧麦, 其背后的传说多种多样, 烧麦传说的构建展现了历史上各族人民在归化城交流交往交融的生活样态, 传说的重塑则体现了各民族在交流的进程中, 如何不断加强巩固共同的文化认同。通过对烧麦传说叙事构建及重塑的梳理, 从文化认同的视角认识烧麦文化对于内蒙古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起到的重要意义, 打造富有内蒙古特色的文化符号。

关键词: 烧麦; 传说叙事; 文化记忆; 文化符号

烧麦, 不仅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传统美食, 在海外也有一定的知名度, 日本称作“烧壳”, 是代表性的中华料理。烧麦的名称、起源时间众说纷纭, 根据地区不同也有不一样的制作方式, 但自明清以来, 烧麦便以归化城(即呼和浩特)的最为正宗, 关于烧麦的传说也以归化城为背景的版本最多、流传最广。长久以来, 烧麦都是内蒙古地区人们钟爱的美食, 各种版本的烧麦传说也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在这一发展历程中, 烧麦传说叙事的建构与重塑体现出了各族人民形成共同文化认同的过程, 为我们认识内蒙古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人文视角, 同时通过对于烧麦传说叙事的梳理, 探究传说背后的民族交流与文化交融, 有助于打造具有内蒙古特色的饮食文化符号, 共筑各民族共同历史记忆。

一、烧麦的起源与传说

(一) 烧麦的起源与名称

烧麦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小吃, 有着几百年的历史积淀, 其名称和种类也多种多样, 烧麦, 也叫烧卖、稍卖、稍麦、稍美、烧梅、纱帽、捎卖、稍梅、鬼蓬头等。^[1] 烧麦的制作特点是使用未发酵面制皮包馅儿, 顶部不封口捏出细褶作石榴状。关于烧麦最早的史料记载, 来源于 14 世纪朝鲜教材《朴通事》, 里面出现了在元大都售卖“素酸馅稍麦”的记载, 中国典籍中最早出现关于烧麦的记载, 应当是宋元时期的《清平山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记》, 里面有“烧卖扁食有何难, 三汤两割我也会”的句子, 到了明清时期, 《金瓶梅词话》中有“三个大包子, 还零四个桃花烧卖”的描述, 《儒林外史》中则写“席上上了两盘点心, 一盘猪肉心的烧卖, 一盘鹅油白糖蒸的饺儿”, 清末学者傅樵村在《成都通览》中记载, 当时成都有“各样烧麦, 大肉烧卖、地菜烧卖、冻菜烧卖、羊肉烧卖、鸡皮烧卖、野鸡烧卖、金钩烧卖、素苡烧麦、芝麻烧麦、梅花烧麦、莲蓬烧麦……”。^[2]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 烧麦在明清时期已经成为全国性的小吃, 南北方都有, 而且在南方还有许多不同口味的创造, 但是流传至今最负盛名的仍然是内蒙古的羊肉大葱烧麦, 清朝时候北京、天津开的烧麦馆子, 都会特别写明是“正宗归化城烧麦”, 可见当时人们心中, 烧麦是以归化城为正宗, 至于烧麦的不同称呼, 在不同典籍中都有使用, 综合了现在人们的普遍称呼, 本文将统一称为“烧麦”。

¹ 作者简介: 王琦(1990-), 包头钢铁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教研部讲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史。

（二）烧麦传说版本与流变

关于烧麦的传说，也以呼和浩特的烧麦传说最为丰富多样。在《朴通事》中记载：“以麦面做成薄片，包肉蒸熟，与汤食之。方言谓之稍麦，麦亦作卖。又云皮薄内实切碎肉，当顶撮细似线稍系，故约稍麦”，也就是说，烧麦一开始只是因为用麦面做皮，顶端搓细像线稍稍系上，才叫做烧麦的。类似的命名方法还有“稍梅”，因顶端似梅花，“鬼蓬头”，因顶端捏出褶似蓬乱的头发，以及因发音相似的“纱帽”。

也就是说，在烧麦命名之初，人们主要以外形、发音为烧麦命名，烧麦的名称背后并无太多深意，也没有赋予更多的叙事。

而呼和浩特的烧麦名称起源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明清时期的归化城茶馆林立，人们在喝茶谈天的同时点一些点心佐茶，对于茶馆来说，这个点心便是捎带着卖的，于是叫做“捎卖”。《绥远通志稿》中记载，“茶肆附带卖之，俗语谓附带为捎，故称捎卖耳。”^[3]

还有一种说法是，明末清初时，有兄弟二人在呼和浩特开了包子铺，后来哥哥娶了媳妇，兄弟要分家，于是包子店归哥嫂，弟弟在店里打工卖包子，弟弟为增加收入，就在蒸包子时作了些薄皮开口的“包子”一起蒸熟，卖包子的钱给哥哥，开口“包子”的钱算自己的，因为是跟包子捎带着卖的，所以取名“捎卖”，后来名称演变，向南传播就改叫烧麦了。

这个传说后来经过演变，更加细化：康熙年间，归化城南门外的大什字来了一位叫安三泰的天津人，开了一家包子铺，雇佣其小舅子刘三为其打工。后刘三在征得安三泰同意后，自创一种小包子在空隙间出售，买此包子者问：此为何物。刘三曰：此物为捎带的卖，就叫捎卖吧。^[4]

看得出来，呼和浩特烧麦传说中的核心部分是烧麦名称的由来，也就是“捎带着卖”，但背后的故事从简略到细致，人物设定不断完善，情节更加引人入胜，到后来的康熙私访月明楼、乾隆赐名都一处等故事，呼和浩特的烧麦传说不断完善丰富，形成了十分特色的叙事体系。

二、烧麦传说叙事的建构与重塑

叙事建构是指通过选择、组织和呈现事件、人物、场景等元素来构建一个具有连贯性和逻辑性的故事。通过叙事不仅可以传达出更为丰富的信息，体现故事所处时代的文化背景和社会风貌，还可以引发听着的情感共鸣、传播价值观、塑造共同的身份认同等。在烧麦传说的叙事建构中，这些功能都有所体现。

（一）烧麦传说叙事的构成要素

叙事的构成要素组成有事件、人物、背景、主题、视角等，在烧麦传说叙事中，事件主要围绕解释烧麦名称的由来，即为“捎带着卖”，但是在情节描述上从宽泛解释茶馆餐饮习俗，到逐渐演变为兄弟两人开店，弟弟辛苦创业，或是外地人来归化城做生意，无意间造就了烧麦的形成，在传说主题上，也从一开始没有太多感情色彩的茶馆生意，逐渐变为外来人员勤劳致富的故事，成为了让大家更加喜闻乐见的形式。传说背景的设定大多在明清时期，烧麦的广泛传播或建立在茶馆盛行的前提下，或基于外来人口的开发与创新，故事中的主人公也一样，从一开始的没有具体的主人公，到后来具体地设置了主人公的人物关系（兄弟、姐夫小舅子）。从烧麦传说叙事的构成要素中开得出，随着烧麦传说的不断流传，其构成要素也随之逐渐丰富、有趣。

（二）烧麦传说叙事的重塑

1. 烧麦传说叙事中核心人物的重塑

烧麦传说中最典型的核心人物重塑是“康熙驻蹕归化城”事件的出现，由于康熙的到来，衍生出了许多与皇帝有关的逸闻趣事，其中烧麦的由来传说也和康熙产生了联系，有一个版本的烧麦传说便是：康熙西征噶尔丹途径呼和浩特大召寺，彼时已是深夜，但康熙感到饥饿难耐，就敲开路边的一家包子铺，可是

包子铺里的面粉已经不够，焦急万分的掌柜灵机一动，把淀粉和白面掺到一起做成面皮，加上羊肉馅，康熙吃了这既像包子又不是包子的食物后赞不绝口，便问是何物。掌柜顺口说了句，这是捎卖。康熙问为何叫捎卖，掌柜解释说，是包子铺捎带着卖的，所以叫捎卖。

康熙驻蹕归化城期间还有一个著名的轶事叫做“康熙私访月明楼”，这个故事在大召中记载为“康熙北寻塞外，曾驻蹕归化城（即呼和浩特）微服私访，当他在月明楼小饮时，却因忘带酒资而遭地头蛇安三泰百般刁难和挟众围攻。期间，店伙计刘三闻讯赶来，并声称以自己的年薪作抵为康熙解了围，康熙为此把刘三接往京城。而由此事了解安三泰乃一恶霸，经常欺百姓，被绳之以法，百姓得以安宁”。

在这个故事中虽然并未出现烧麦，但随着康熙私访月明楼故事的流传，烧麦的传说和康熙逐渐建立起了联系，在私访月明楼的过程中，伙计刘三因救驾有功，被康熙皇上叫到北京当差，刘三却不愿做官，就在北京城的鼓楼大街开了一家烧麦馆，康熙亲自题字：“归化城捎卖十里香”，从此归化城的捎卖便名播京城了。

关于烧麦的流传，还有一个关于乾隆皇帝的轶事，在乾隆三年，浮山县北井里村王氏，就在北京前门外的鲜鱼口开了个浮山烧麦馆，某年除夕之夜，乾隆从通州私访归来，到浮山烧麦馆吃烧麦，因除夕夜里别处都关门，只有烧麦馆还开着，故乾隆回宫后亲笔写了“都一处”三个大字，命人制成牌匾送往浮山烧麦馆，从此都一处变成了名满京城的烧麦馆。

将不知名的主人公重塑为当时的皇帝，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攀附英雄祖先”^[5]的做法可以让烧麦的来源更为神圣，从而激发民众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烧麦传说中加入了康熙和乾隆这样的人物，无疑是这一法则的体现。

2. 烧麦传说叙事中故事背景的重塑

烧麦传说的背景主要有三个类型，一是以归化城的茶馆为背景，为在茶馆喝茶的客人捎带着提供烧麦这种点心，二是以外来人员创业为背景，如天津来的开包子铺的掌柜，店里有人制作类似包子的东西名为烧麦，三是以康熙驻蹕归化城为背景，引出烧麦的由来。

这三个背景的构建，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归化城的社会风貌和清朝时期的历史脉络。归化城地处北疆，本不是茶叶产地，但在明万历年间俺答汗建造归化城后，明朝与土默特部的贸易便稳定持续到明朝灭亡，到了清代，归化城更是一跃成为沟通内地、蒙古与俄国的贸易集散地，随着归化城酒楼、茶肆的发展，形成了城中行商坐贾、茶楼酒肆的繁华闹市局面，清朝诗人王循写诗描写了当时归化城的繁华景象：“小部梨园同上国，千家闹市入丰年”。

此外，康熙亲征噶尔丹途中，由于担心军粮不济，便委托商人随军，随军商人担当起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物资的重任，在辗转沙漠万里的运输途中，他们同时兼做了沿途蒙古人的生意，他们把内地的商品卖给蒙古人，再将换回的牲畜、牧产品贩到中原地区。这些商人又被称作“旅蒙商”，旅蒙商来自山西、山东、河北、天津、北京各地，以山西为主，这些商人的到来使得归化城的商业有了飞速的发展，同时各大、小商号的掌柜、买卖人每日谈论国事、行情，交换商业情报的场所，便选在了烧麦馆子。同时，清朝中期开始的大规模人口迁徙也在烧麦传说的建构中有所体现，在归化城开包子铺的天津掌柜，在茶馆闲聊吃烧麦的各地食客，折射出清代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翻过长城“走西口”，来到归化城求生存、创新业的历史进程。

3. 烧麦传说叙事中故事情节的重塑

最初的烧麦传说并没有复杂的情节，只是单纯从外观上解释了烧麦有可能的名称由来，而随着传说的不断流传，引出了“捎带着卖”的名称由来，并设计了不同的情节来交代这一由来。

从简单的兄弟共同创业，哥哥开店卖包子，弟弟勤劳肯干，创新出了烧麦，到后来把开店的人塑造成了“反面角色”，成为了当地恶霸，并对微服私访的康熙百般刁难，此时忠厚老实的店小二出面解围“救驾有功”，恶人最终被惩罚。重塑后的烧麦传说情节更为跌宕，最后康熙回京后报答了店小二刘三，还让他去京城做官，这样的叙事契合了民众心中朴素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善恶观”，同时刘三去了京城不愿做管便开了烧麦店，这样烧麦便传入了京城。

对于烧麦传入京城，在京城打出名号的传说，则是乾隆在大年三十从通州微服私访回宫途中，发现路

上店铺都以关门，只有一家小店还在营业，吃过饭后乾隆得知小店还没有名字，就说“这个时候还开门营业，京都只有你们这一处了，就叫‘都一处’吧”，后日又差人送去一块题字的牌匾，自此都一处便名动京师，有藏头诗赞曰：“都城老铺烧麦王，一块黄匾赐辉煌。处地临街多贵客，鲜香味美共来尝。”

在重塑的烧麦传说中，都不约而同的采用了欲扬先抑的手法，传说中的人物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帮助了微服出访的康熙和乾隆，最后人物得到了褒奖，烧麦也得到了传播，通过这样喜闻乐见的故事，将烧麦传入京城的传说进行了升华，反映出了当时人们对于烧麦的认同和自豪感。

三、烧麦传说叙事的当代启示

（一）加深共同历史记忆

呼和浩特烧麦传说蕴含着多民族交流融合历史记忆，烧麦的起源传说中有的提到烧麦是由汉族的包子做法演变而来，在口味上也以羊肉大葱馅儿知名，很显然，这是在烧麦当地与汉族、蒙古族、回族等民族的饮食习惯和口味相互交融的结果，这种融合的过程通过传说被记录下来，让不同民族的人们回忆起先辈们在饮食文化方面的相互学习和接纳，加深了各民族共同生活、共同创造饮食文化的历史记忆。

同时，明清时期的归化城是中国北部重要的商贸枢纽，烧麦传说也反映了当时的商业繁荣景象。传说中烧麦在茶馆、酒肆等地方出现，这些场所是当时各族商人、旅客汇聚之地，展现出了清初旅蒙商的兴起对于归化城发展的重要作用，烧麦作为一种食物在商业活动中传播，见证了各族人民在经济交往中的互动。人们在流传烧麦传说的过程中，能够回忆起当时归化城的变迁，以及不同民族在交易过程中共享美食、交流文化、商业贸易的场景，从而加强了对归化城作为商业中心时期各族人民共同参与经济活动的历史记忆。

（二）增强群体文化认同

随着烧麦传说的不断流传，各民族认同的价值观也逐渐在其中凸显。例如包子铺伙计为了生活努力创新烧麦制作方法的故事，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勤劳，月明楼里善良正义的伙计刘三，替被恶霸刁难的康熙解围，并用自己微薄的薪水为康熙付酒钱，最后得到了皇帝的嘉奖，传达了做人应善良正义，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以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善恶观，还有得到乾隆皇帝青睐的都一处掌柜，在大年三十其他店铺都关门的情况下，只有王掌柜还坚持子时关店，才有机会遇到微服私访归来的乾隆，这也是对劳动人民勤劳致富的歌颂。

这些赞扬勤劳、善良的价值观通过传说在各民族群体中的广泛传播，使人们在认同这些价值观的基础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增加了对以这些价值观为核心的群体文化的认同。

此外，烧麦作为呼和浩特极具特色的美食，其传说赋予了烧麦丰富的文化内涵，使人们在品尝烧麦时，不仅是享受美食，更是在感受一种文化传承。无论是本地居民还是外来游客，了解烧麦传说后，都会对这种饮食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和敬意。对于生活在呼和浩特的各民族群体来说，烧麦传说成为了一种共同的文化标签，增强了他们对当地饮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呼和浩特的烧麦传说与这座城市紧密相连，是城市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人们讲述和传播烧麦传说时，其实是在强化自己作为呼和浩特人的身份意识。各民族群体生活在这座城市，都以烧麦传说为自豪，这种自豪感转化为对城市文化的认同。烧麦传说就像一个文化纽带，将不同民族群体与呼和浩特这座城市联系起来，使他们认同自己作为城市一员的身份，进而增加了对城市群体文化的认同。

（三）构建区域文化符号

烧麦是呼和浩特最具代表性的美食符号之一。传说为烧麦增添了文化魅力，使其从一种简单的食物上升为区域文化的象征。无论是在本地的餐馆、街头小吃摊，还是在对外宣传中，烧麦都与呼和浩特紧密相连。烧麦传说中关于其独特的制作工艺、风味特色等内容，更是突出了它作为区域文化符号的特点。人们

一提到呼和浩特，就容易联想到烧麦，这种联想成为了区域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

烧麦传说体现了呼和浩特区域文化的融合性特点。它展示了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地域文化在呼和浩特这片土地上相互交融的过程。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烧麦传说代表了呼和浩特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吸引着更多人来了解这座城市文化魅力。

最后，烧麦传说还承载着呼和浩特的城市记忆，是城市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它就像一个记忆的宝库，记录了城市的变迁、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化等诸多信息。作为城市记忆符号，烧麦传说能够唤起本地人的怀旧情感，也能让外地人更好地了解呼和浩特的过去和现在。

结语

呼和浩特烧麦的传说，不仅是关于美食起源的故事，更是多民族共同书写的文化篇章。在其流传过程中，烧麦传说的叙事不断被构建与重塑，从最初简单的命名解释，到融入人物情感、社会背景与复杂情节，以及康熙、乾隆等帝王元素的加入，这一过程反映了归化城在明清时期不断发展的繁荣景象，以及当地各民族对地区、文化不断增强的认同。

立足当代，我们应继续珍视烧麦传说，传承其文化精髓，利用烧麦传说打造具有代表性的特色美食和文化符号，让它在新时代继续发挥作用，促进文化交流与民族团结，推动呼和浩特乃至内蒙古地区的文化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 [1] 李廷芝主编. 中国烹饪辞典[M]. 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852.
- [2] 傅崇矩. 成都通览[M]. 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 2006:173.
- [3] 绥远通志馆编纂. 绥远通志稿[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17.
- [4] 佟靖礼，张德祥. 呼和浩特史话[M].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240-241.
- [5] 王明珂. 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M]. 北京：中华书局，2009:107

The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Shaomai Legend Narrat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dentity

Wang Qi ¹

¹ *Baotou Iron & Steel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Baotou, China*

Abstract: As a specialty dish originating from Hohhot, Shaomai has a history of several hundred years. Today, Shaomai is not only a type of food but also a culinary cultural symbol that spreads the flavors of Inner Mongolia. Originating in a multi-ethnic region where agriculture and pastoralism intersect, Shaomai is associated with a variety of legend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se legends reflects the historical interactions and integration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Guihua City, whil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se narratives demonstrates how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have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and solidified their shared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exchanges. By examin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Shaomai legend narrativ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of Shaomai culture in foster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among the Chinese nation in Inner Mongol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aims to create a cultural symbol rich in Inner Mongolian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Shaomai; Legend Narratives; Cultural Memory; Cultural Symbol